

志松的经历看似一帆风顺，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多年来的艺术创作也实现了少见的学术和商业双赢的局面。可是就在当老师到第十年的时候，他突然决定辞职离开学校。谈起那段时间的想法，他说，长期的严重失眠已经让他很难继续维持高质量的教学工作，于是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。

也许无论看起来多么美满的生活，都会有人所不知的隐痛。种种不可控之事，令我们短暂的生活充满痛苦和困惑。可能正是因此，蔡志松喜欢用艺术创作来探索一些与过去、当下和未来都有关的问题——从关于历史和人性、厚重而深刻的“故国”系列到将铅皮塑作玫瑰、拷问爱情的“玫瑰”系列以及目前还在持续创作的探讨人生的“浮云”系列，他的作品往往以独特视角切入宏大的命题，而他的思考和感情，则以一种藏而不露的方式逐步呈现。

幽默的性格、风趣的言谈和时尚的装束构成了表面的蔡志松，而藏在内部、与一切都保持距离的，则是他不愿示人的另一面。他说：“有时候人的思维必须超越物象之法，我喜欢就事论理，不喜欢就事论事。”最近，蔡志松的个展“玫瑰·浮云”在北京开幕，也许我们可以从“浮云”系列的有容乃大、万般变化中，一窥这位艺术家耐人寻味的精神世界。

“‘浮云’阐释了一个无常的法则，事物都是无常的，都会变化。我们常人想事物都是有常的、不变的，但‘永恒’并不是某一个东西，也不是某个现象，确实有永恒的东西存在，比如事物的内部有规律在，但是要再说深了，可能这个核心的东西它也会变化。”

ILOOK：“浮云”系列的造型特别有意思，云彩的形状您是怎么想出来的？

蔡志松：这得观察，从想做“浮云”系列开始，我就特别注意观察云，后来发现云这东西很难做，就像浪花、水这些东西都很难做，因为感觉上这是没有边际的东西。虽然雕塑的表现得让它有个边际，可一有边际就特别难处理。这跟画画不一样，画画有时候可以晕染一下，那个感觉就出来了，但雕塑不行。

ILOOK：作品呈现的效果感觉既有实体，但又有云那种虚无缥缈的特征，您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两个方面？

蔡志松：主要还是观察，观察之后脑子里会有个印象。雕塑家的思维跟画家的思维不一样，这种立体的造型做出来以后呢，需要有云那种飘浮的感觉，还要符合立体空间的要求，这个难度其实就不小了。要保证每个角度的效果都还可以，视觉效果还不能太实在。

ILOOK：您之前的雕塑作品给人感觉比较厚重和扎实，这次突然做了这种飘忽的、没有实体的东西，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？

蔡志松：我的三个系列的作品中，“故国”系列谈人性、谈历史；“玫瑰”系列谈爱情；“浮云”系列谈人生。我们看东西的时候，都不自觉地把东西看成固定不变的，而未来的事物呢，也希望会接着自己的想法去发生。比如说，我努力、我吃苦，我就能成功……其实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现象，都是多种因素聚合而成的，所以也决定了它随时可以分解，随时可以消散，像云彩一样。就像我们坐的这个沙发一样，几年前它是木材，皮子也长在牛的身上，经过加工就变成现在这样了，要是几年后没人管它，它就烂了，分解了……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不散的东西。

ILOOK：从人生的角度来考虑事物这种聚合、变化

的特征，是不是跟您现阶段的心境也有一些关系？

蔡志松：这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，现在的认识跟20岁、30岁对世界的认识肯定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个人认为，认识还是不断在往前走。“浮云”系列阐释了一个无常的法则，事物都是无常的，都会变化。我们常人想事物都是有常的、不变的，但“永恒”并不是某一个东西，也并不是某个现象，确实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存在，比如事物的内部有规律在，但是要再说深了，有可能这个核心的东西它也会变。（笑）

ILOOK：您曾经面向年轻人写的《知识论》，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，“浮云”系列作品算不算您这套理论体系的一个思考结果？

蔡志松：“浮云”只是讲一个道理，呈现不了一个人的全部思维，所以你看我的作品至少是三个系列，所探讨的问题也并不是当下特有的问题，而是过去、当下、未来都会面临的问题，我喜欢探讨这样的问题。至于生活的某个局部细节呢，我不想就事论事地抓每一个出现。你想啊，爱情不光人有，动物身上也有；至于人生呢，有可能这辈子过完了下辈子还有，无穷无尽的……不光人生，“动物生”也是这样。所以要这么说的话，我的创作既不是最近的过程，也不是缩小的过程，而是通过每个系列的作品来重点传达一个想法和看法。

ILOOK：近几年，特别在年轻一代的群体中，大家普遍觉得什么都没意思，一切都是“浮云”，您特别关注人生的无常、事物的无常，这种想法相对来说会不会有点消极？

蔡志松：其实有些人看我的作品，好像有点儿悲观的气氛在里头，包括别人采访我，也会问我有没有什么沮丧的事情。我说我很少沮丧。有时候你的思维必须超越物象之法，我喜欢就事论理，不喜欢就事论事。比如说大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憧憬未来，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其实当你得到一个特别稳定

的工作之后，你会发现并不稳定，它里边还有很多动荡的因素。你看在高校当老师稳定，但老是要让你考试，这个得过，那个得过，过不了教师资格证就没有了。我们对事物有常的、想当然的认识会特别干扰我们的生活，这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好多麻烦和痛苦，所以我这种认识其实并不是消极的，还是偏于冷静一点。

ILOOK：您的作品会给人带来一种距离感，感觉您不想把事情说得太明白，这样会不会给观者造成一些理解上的隔阂？

蔡志松：这得分几点来说：首先，艺术家是通过各种手段来传达自己的思想，而不仅仅在对专业语言的把握。其次，这一点过关了之后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你表达得很充分，就算有些人不懂艺术，他说不清楚，但也能给他造成感觉。还有些人呢，可能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，看了也跟没看似的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因素，艺术的范围是有局限性的，不可能通向每一个受众的心，像雕塑语言本身在情感的表达上也是有局限性的，那种在刹那之间传达出来的感觉，如果跟戏剧来比的话，永远比不上戏剧的情节性，而这种局限性往往就是艺术的表现力所在。



《威尼斯浮云》